

评书



铁道游击队

(上)

山东人民出版社

評 書

鐵 道 游 击 队

上

（根据知侠同名小說改編）

傅 太 臣 改 編

济南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整理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济南

內 容 提 要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进犯鲁南。枣庄矿区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組織了一支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他们以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精神，和群众在一起，在临枣线上和微山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就象一把鋒利的鋼刀，插在敌人的心脏，打洋行，截火车，扒铁路，炸桥梁，严重的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大大的牵制和削弱了敌人的兵力；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对他们进行的“清剿”和“扫荡”，有力的配合了主力军的战斗。

这部評書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反映了革命战士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和坚定顽强的斗争意志。

評 書 鐵 道 游 击 队 (上)

傅 太 臣 改 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4129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 3/8·字數163,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統一書号：T 10099·984

定 价：(3) 0.50 元

統一書号：T 10099 · 981

定 价：0.50 元

目 录

第一回	診所遇亲人险地脱险 車站打特务智斗凶頑·····	(1)
第二回	痛打伪警小坡得救 巧袭洋行鬼子挨刀·····	(26)
第三回	驗尸場上特务弄鬼 炼焦池旁鬼子搜枪·····	(46)
第四回	書記进庄作指示 英雄飞车搞机枪·····	(66)
第五回	魯汉投瓦惊破鬼子胆 刘洪劫粮巧翻巡邏車·····	(86)
第六回	群英集会义合厂 两匪遭擒馬家林·····	(110)
第七回	游击队搞貨車群众助力 小英雄陷罗网坚貞不屈·····	(140)
第八回	刘小坡飞车脱險境 飞虎队二次打洋行·····	(161)
第九回	鬼子兵穷凶极恶屠杀群众 王老爹大义凛然舍己救人·····	(184)
第十回	小林施詐术惨遭失敗 刘洪出奇兵巧打票車·····	(203)

第 一 回

診所遇亲人险地脱险
車站打特务智斗凶頑

西江月：

“七七”事变发生，
日寇猖狂进攻；
蔣匪空有百万兵，
吓得胆战心惊。

全国人民抗战，
英勇奋斗八冬；
中国共产党领导，
抗日胜利成功。

西江月道罢，引出一段铁道游击队和日本鬼子进行斗争的故事。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一九三七年又制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在三个月内吞并全中国。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统治集团，起初采取不抵抗主义，后来在日本侵略者

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被迫参加了抗战，不久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国民党统治集团所指挥的军队，望风逃窜，一溃千里，使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倡导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英勇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毅然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华北平原，南海之滨，到处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真是：

浴血奋战整八年，
英雄业绩天下传。
日寇认输投了降，
胜利红旗高空悬。

这部书的开篇，单从刘洪、王强奉命下山说起。

刘洪、王强是小陈庄人。早先在枣庄煤矿当矿工的时候，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占了枣庄以后，刘洪、王强根据党的指示，带着一伙工人到山里参加了八路军。刘洪当了排长，王强当了班长。他们跟随部队摸据点，打鬼子，两年来的时间，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受到很大的锻炼，练了一手好枪法。他们两个还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扒火车。不管火车跑的有多么快，他们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现在单说刘洪、王强在两天之前，接受了我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叫他二人秘密回到枣庄与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赵冲接头。赵冲住在枣庄后街，其公开

身份是診所的大夫。到枣庄后要听从赵冲同志的指挥。任务是：在铁路沿线打击敌人，建立武装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作战。他二人一听，派他们到枣庄去工作，心里非常高兴。为什么哪？他俩当年在枣庄煤矿干矿工的时候，就是在赵冲同志的指引下参加的革命。今天又要回到枣庄和老上级在一块工作，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二人接到命令之后，当天就改扮成农民的模样。刘洪带好他的十子连手枪，王强带了一些干粮，辞别了首长，向枣庄奔去。他们没有走大道，是绕着小道走的。一路上不但要绕着敌人的碉堡走，还得穿过层层封锁线。三百里地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两夜，才算赶到了地方。眼看着枣庄不远，还没有落太阳，刘洪便对王强说道：“老王，咱离开枣庄二年多了，对这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等黑了天再进去吧！”“对，咱先到树林子里歇会儿，吃点干粮再走。”二人转身走进了松树林子，找了块比较隐蔽的地方，在地下一坐，边吃着干粮，边说着话。刘洪说：“老王，咱这次回来的任务和过去在矿上领导罢工可不一样了，在那时候，咱反对的是资本家。今天咱是要插到敌人的心脏里，搞武装斗争。咱的对手是宪兵队队长小林。这个家伙在中国多年，是一个心黑手辣的老牌特务，是岡村得力的帮凶。咱到了枣庄就要和这些家伙打交道，可得多想些办法啊！”他接着又说：“斗争虽然很复杂，相信在党组织和赵冲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王强说：“对。敌人虽然狡猾，咱也不是傻瓜。特别是和赵冲同志在一块工作，我就更有信心啦。”说话之间，天可就黑下来了，他俩这才走出了树林子，向枣庄走去。

赵冲是他俩的老上级。二年多没见面了。他俩恨不得一步就迈进赵大夫诊所里。不一会儿走进了枣庄。枣庄街上冷

冷清清，一个行人也没有，家家关门闭户。他俩都急着想见着赵冲，也没在街上停留，朝诊所的方向走去。诊所在后街的北头路西第三条胡同口上。这时候已经看见诊所的大门了，只见大门虚掩着，门旁挂着“赵大夫诊所”的招牌。大门上面的电灯半明不暗的照在这个招牌上。他两个刚越过第一条胡同，就听见在诊所旁边的胡同里有脚步声。刘洪、王强马上站住。两人把身子往墙上一贴，仔细注视着前面。不一会儿就看见从诊所旁边的胡同里走出三个人来。这三个人从胡同里出来，往北一拐就走下去了。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前边两个是鬼子，全是国际洋行的掌柜的，一个叫松崎，一个叫一岛。后面一个是中国人，穿长袍，戴礼帽，手拿文明棍，他就是伪警察局局长刘长祿。刘洪一想不对呀！按领导交代的情况，诊所附近除了民房之外，鬼子、特务的机关都没有哇！可怎么会有鬼子和汉奸来活动呢？查户口吗？不象，逮捕人吗？也不象。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噢！临来的时候，领导上曾经说过，赵大夫诊所有个旁门在小胡同里头。难道说赵大夫诊所出了什么事吗？先过去看看再说，对！就这么办！他两个正要抬腿往前走，从胡同里又走出两个穿便衣的人来，歪戴大沿礼帽，拿着手电筒，站在胡同口往各处乱寻摸。刘洪、王强一看这两个家伙一定是特务，就觉得情况是不对头了。刘洪趁那两个家伙往北寻察的时候，用手一捅王强，悄悄的說：“情况有变化，往后撤！”他俩一面注视着那两个特务，一面贴着墙，轻抬步，慢动身，一步一步的退到第一条胡同口，迅速走进了胡同。就在这时候，两个特务正好回过脸来，见这边有人影一晃就不见了，急忙用手电筒往这边照，接着大声喊道：“誰呀，干什么的？”见没人答話，这两个小子就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喊。王强在胡同里对刘洪說：

“糟了！特务追过来了！”刘洪說：“沉住气！只要他俩敢进来，咱先把他們干掉了再說。”刘洪、王强光注意外面的特务了，沒想到在他們身后头，还站着个人哪。那个人輕輕的拍了拍刘洪的肩膀說：“刘洪，診所暴露了，此处太危险，快从西口出去，到小陈庄再說。”刘洪、王强一听說話的声音，才放了心。这个人是誰呢？原来这个人是火車站上打旗的老张。他和王强的父亲王老爹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們地下党的可靠群众。老张是怎么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們的地下联络点赵大夫診所被特务发现了，赵冲同志为了保存組織，当机立断，放弃了这个联络点。他在轉移之前对王老爹和老张說过：“上级党委要派两个同志到枣庄来工作，在这两天里就来到。恐怕他們到診所接头，被敌人发现，你們两个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們的安全。”赵冲同志交代完就走了。就在他轉移后不到两个小时，宪兵队队长小林亲自出馬包围了診所。鬼子兵、特务、伪警察在診所里搜查了一遍，一个人也沒抓到，也沒搜出他們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来。真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啊！小林并不死心，非要把共产党抓出来不可。他想了一个办法，要用这个診所引魚上鉤。赵大夫診所原样不动，連牌子也沒摘掉。他在情报組挑选了一个会治点儿外科病的特务孙江，叫他到这个診所来当“大夫”。并在診所里布滿了鬼子、特务。他們出入都不走正門，只走胡同里的旁門。只要有共产党的人到这儿来接头，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馬上抓起来。他們还在診所周围和后街一带暗暗的派下特务放暗哨，專門盯着来往行人。只要发现形迹可疑的人，都抓起来送宪兵队。昨天晚上鬼子查戶口，又逮捕了不少老百姓，全押在宪兵队里。王老爹和老张唯恐同志們来了不明真相，一下子闖到診所去，进了敌人的圈套。所以他俩决定在診所附

近的地方輪班等着上級派來的人。今天王老爹等了一下午回家吃飯去了。老張接班後，先在莊頭上等了一會兒，天黑以後才進了街。他來到洋街，想從這個胡同里穿過去再到後街看看，他從西口進來走到東口，先伸出頭去往外一看，正赶上劉洪、王強往回撤。老張再往北一看，發現有兩個便衣特務。老張急忙退進胡同藏在一個門洞子里了。劉洪、王強也在这時候退進了胡同。老張估計這兩個人很可能是自己人。因為還沒弄清楚，所以沒敢打招呼。等劉洪、王強一說話，老張暗想：沒錯，是劉洪和王強！老張這才大胆的向前答話。老張接著又說：“我先出去，等我把它們纏住，你倆再轉移。”說完這句話，他就大大方方走出東口，往北迎上去了。這時那兩個特務正往這邊來，用手电筒往這邊照着，大聲喊道：“幹什麼的？站住！”老張從容不迫的說：“我是車站上的，上夜班去。”特務來到跟前，用手电筒照着老張的臉說：“是你這個老家伙！怎麼剛才我喊了半天你不答腔呢？”“潘三爺多原諒吧！上年紀啦，耳聾眼花的沒聽見哪！”“天到這時候啦，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到車站上夜班。”“你這個老家伙，不知道這兒不能隨便轉遊嗎？快走吧！”“是！是！”老張迈步就要朝北走去。特務潘三、潘長安見老張往北走，就又把他們喊住了：“老家伙北頭不准走，往南！”老張一聽不叫他往北走，便轉過身來，從後街的南頭走出去，上車站接班去了。

劉洪、王強見老張出去把特務纏住了，便忙從西口出去，繞過洋街，穿過了幾條小胡同，從東莊西南角，順着小溝進了小陳莊。

小陳莊在東莊以西偏北一點兒，兩個莊緊靠著，從遠處看就跟一個莊子差不多。東莊車站在小陳莊東南上，當中只隔著一道小溝，莊裡有一百多戶人家，多數是窮苦人家。有

的干矿工，有的干脚行，全靠着下大力吃飯。王强的家住在庄西头，座北朝南一个小独院，里边有三間正屋、兩間小西屋，用上坯垒了一道小院墙，朝南留了个豁口，使木板子釘了个柵栏門。院子里有炭堆，靠东墙有两个焦池，里边冒着藍火苗。此地是煤矿区，家家都有几个焦池，用来烧焦子。王强的父亲从前在車站上干脚行，如今上了几岁年紀，脚行的活干不动了，在家里靠卖零炭、烧焦子来維持生活。王老爹为人忠厚耿直、乐于助人。誰家有了为难的事，他宁肯不吃不用也要去帮助人。在庄里只要提起王老爹来，不論年长的、年幼的，沒有一个不贊成的。王强家有个近邻叫牛三，是王强从小的好朋友，見王老爹一个人辛辛苦苦，忙里忙外，很是不易，便时常过来帮助老人干些零活。刘洪、王强到山里参加八路軍的时候，把王老爹介紹給地下党組織，叫他帮助党作些工作。自从診所被破坏，赵冲同志走了之后，他和老张輪班放哨等着上級派来的人。他今天在外头盯了一下午，老张替回他来吃了飯，准备到后半夜再去替換老张。王老爹吃完饭躺在炕上，刚睡着不一会儿，就听見有人輕輕的拍門。王老爹从炕上爬起来，仔細听了听，是有人叫門。这是誰呀？鬼子查戶口？不对！要是这些狗杂种来查戶口，不能这么老实。大概是老张来了。王老爹赶忙下了床，来到院里問道：“誰呀？”“爹，是我。”“誰？”“我是王强啊！”王老爹一听是儿子回来啦，也顧不得答話，赶忙把門开开，抬头一看果然是王强。又見王强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王老爹也沒有多問，把身子往旁边一閃，讓进他倆来，随手又把門关好。轉过身来帶着他倆来到了北屋。他点上灯，在灯光之下仔細一看：“这不是你刘洪哥嘛！”“是啊！”刘洪搶前一步說：“大爷！你还認得我？”“你从小沒爹沒娘，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怎么能不認的。刚才在黑影里看不清楚，沒敢認，快坐下吧！你俩这是从哪里来呀？”“从山里来。”王老爹說：“赵冲同志昨天說山里要來人，我真沒想到还是你俩呀！”刘洪說：“是呀，我們这次回来的任务是建立武装游击队，在铁路沿綫打击敌人。刚才我們到联络点去接头，不想情况发生了变化，要不是碰到老张，說不定就要出点乱子。大爷，診所出了什么事啦？赵冲同志呢？”王老爹一听刘洪打听赵冲，长出了一口气說：“孩子，你們来晚了一步。昨天下午，宪兵队把診所包围了，老赵发觉的早，带着同志們轉移了。現在他的下落不明，我还替他担着心哪！”刘洪、王强一听地下党組織被敌人发觉了，赵冲同志不知去向，心里头不住的暗自盘算：情况变化的太突然了，这次回来执行任务，找不到党組織，怎么能行呢！刘洪問道：“大爷，地下党的同志你知道还有誰留在枣庄嗎？”“不知道，和我联系过的只有赵冲同志一个人。昨天老赵临走时曾說别的同志都轉移了。”王强很急躁的說：“刘洪，老赵下落不明，咱和地下党接不上头，离山里又远，咱这任务可怎么完成啊？”“老王，情况变了，我們的困难增多了。不过，我們既然来了，就要把刀插在敌人的心里。一定叫小林这家伙知道我們的厉害。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們也要坚决完成任务。王大爷你把枣庄的情况給俺啦啦吧。”“唉！枣庄的情况提不得了！”“怎么哪？”“自从鬼子进来，老百姓可遭了殃啦。日本鬼子經常出来巡邏查戶口，誰要一句話說不对，就被抓到宪兵队去。宪兵队是个閻王殿，只要进去就别想活着出来。小林跟前还有个特务头子叫曲德山，外号是大狼狗，經他手害死的中国人就无法計算。枣庄又成立了維持会，枣庄的大坏蛋潘剥皮当了維持会的会长。他們成天办連环保啊、領良民証啊！反正沒有老百姓的好事儿。这

还不算，他儿子潘长安在警察局里干上了便衣特务，比他老子还坏。真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儿结什么瓜，一点也不假。組織被破坏就是曲德山和潘长安这两个坏蛋搞的。”刘洪問：“大爷，鬼子的部队都駐在什么地方？”“駐南馬道。这些万恶的鬼子兵常常下乡扫蕩，每次回来都綁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押到大兵营去。这些該死的东西，把我們中国人当作活靶子訓練新兵，訓練洋狗，把人折磨死以后就扔进万人坑里。听說万人坑都快填平了，你們算算被害死的中国人还有数嘛！”刘洪、王强听了之后，把肺都快气炸了。气得王强把牙咬的嘎吱吱的响，“咔叭”一声，捏碎了手里的那个磁茶碗，从牙縫里崩出“奶奶”两个字来。王老爹吓了一跳，看了王强一眼，問：“怎么啦？”“我的肚子都快气炸了！鬼子欠下的血債，得叫他們一笔一笔的还清！刘洪，你說咱下一步怎么办吧？”刘洪这时的心里也象火烧的一样，他把心里的怒火，往下压了压，說：“地下組織被破坏的消息，山里很快就能知道，一定会派人来和我們联系。我的意見，暫且在这里住下。咱第一步，先想办法把良民証弄到手，有了良民証，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就可以在小陈庄站住脚啦。以后再找个职业作掩护，一面組織发动群众，一面想办法和組織联系。你看好不好？”王强見刘洪在困难面前，不慌不乱，把事情想的这么周到，也就慢慢的沉住气了，說：“好！咱就这么干。爹，良民証的事，你老人家出面去办吧。”“行！这个事儿不用你們操心，交給我就是了。不过，你們俩这几天可得多留点神哪。昨天半夜里鬼子出来查戶口，又抓走了不少的老百姓。說不定什么时候他們就出来乱抓人。再說，你們又是才回来，可得当心哪！”刘洪說：“大爷，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提高警惕！”說話之間，就听見枣庄那边，人声嘈杂。砸門的

声音哪，狗咬的声音哪，好一阵儿乱。王老爹说：“你们听，鬼子又查户口啦！”话未落地，就听见外面有叫门的声音。三个人不由得一愣。刘洪急忙一口吹灭了灯。王老爹说：“你俩快到里间去，发现情况从后窗户出去。我先到外面看看。”王老爹等他们二人进了里间屋，这才来到院里问道：“谁呀？”“大爷，是我呀。”“是牛三吗？”“是呀！”王老爹开开门说：“来，快进来！”牛三进了院，跟着王老爹来到屋里。王老爹点上灯，冲里间屋说：“你两个出来看看谁来了。”刘洪、王强从里间屋走出来，一看是牛三，赶忙过来拉住手说：“三哥，你好啊？”“我好！你哥俩可回来了，二年多没见面了，真想你们哪！刚才我在站上正干着活，老张偷偷的告诉我你俩回来了。我一听说，就恨不得当时跑回来看看你们。好容易盼到了下班，我没回家就跑来了。赵大夫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吧？”刘洪说：“知道了。大爷全告诉我们了。”“你们在这个时候来到枣庄可太危险了。老张不放心，叫我来告诉你俩，这几天外面风声很紧，特务活动的厉害，鬼子经常在半夜里出来抓人。叫你俩多留点神，他现在干夜班，等天亮了下班就来看你们。你哥俩这次回来还走不走？”刘洪说：“不走啦。要在这几待下去。”牛三说：“要待下去，可得想个护身的办法，不然可站不住脚！”“三哥你想个办法吧！”牛三想了想说：“这好办，我在车站上干脚行，明天我和大伙说说，叫王强兄弟到车站上干脚行去。过去王大爷就在脚行干活，现在叫王强兄弟去顶个名，这准能行。”王强问：“可是刘洪呢？”王老爹说：“我想叫你刘洪哥留在家里，帮着我烧鱼子、卖炭，这比上别处去更方便。你们看看行不行？”刘洪说：“好吧，就这么办吧。”王强问：“我什么时候上车站干活去？”刘洪说：“最好过几天再去。等办了良民证，再去干活比较合

适。”牛三說：“对！等把一切准备好了你再去吧。脚行的事由我負責。你去的时候，找我就行。天不早了，我回去了。”他們送走了牛三，才各自安歇。轉眼就是三、四天，王老爹好歹花了几个錢，才办到了良民証。刘洪和王强商量了今后怎么才能在这狼巢虎穴之中安下身来的办法。刘洪就留在家里和王老爹一起烧焦子、卖炭。王强把他父亲当年干脚行用的小車子推了出来，拾掇了拾掇，上了油，就推着上車站了。

牛三早就給他办好了。这帮脚行，不是他的老街坊，就是和他从小在一块长的穷哥們。大伙一听說王强来干活，就全围上来了。这个問长，那个問短，別提多亲热了。大伙熱鬧了一陣，才去干活。王强一干起活来，大伙全愣住了。要說王强可真有两下子，就說这几百斤的小車子吧，在他手里推起来就象飞車一样，推的又快、又輕、又穩。别人推一趟，他推两趟。大伙都說他是一条硬汉子。他剛干了半个多月，就被一个人注意上啦！这个人是谁呀？是枣庄国际洋行的三掌柜的，名叫金三。这个国际洋行是鬼子掌管交通運輸的一个重要部門，权力可大啦！火車的調动啊，运轉軍用物資啊，商店里进貨、出賃啊，都要經過这个国际洋行。这还不算，国际洋行还是宪兵队的一个特务机关。里面有一个鬼子，过去全是鬼子的軍官。因为他們在火綫上受了伤，成了残废，才到这个国际洋行里当了掌柜的。大掌柜的叫松崎，当年是个上尉。二掌柜的叫一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三掌柜的就是这个金三，他是个少尉，在洋行里掌管貨物运轉。这些日子洋行的貨物越来越多了，积压的很多。金三想成立一个常备小車队，直接由国际洋行管。他看中了王强后，就把牛三叫过来問道：“那个苦力干的很好，他叫什么名字？”牛三說：“他叫王强，是小陈庄的老戶。他爹干了一輩子脚

行，老了，叫他來頂替。”“噯，他大大的能干，很好！很好！我要成立常備小車隊，你們統統的可以到洋行去干活。”牛三一聽要叫他們到國際洋行里去干活，這可太好了！忙給金三鞠了一個躬，並且說道：“謝謝太君！”從此，他和王強就算進了國際洋行了。過了些日子，金三又把牛林、牛順、孫虎、羅春、陳四、栓柱也挑到小車隊里去了。金三看着王強力氣大，干活肯出力，就把他提拔成常備小車隊的二頭。

這一天晚上八點多鐘，他們接下一趟貨車來，把一箱一箱、一包一包的貨物，從火車上搬下來，裝到小車上，推到洋行里去。再把外面的貨物，推到站台上。這一陣忙啊，可把大伙兒給累壞了。一個個累的上氣不接下氣，渾身是汗。王強用手擦着臉上的汗對大伙說：“歇歇吧！歇歇吧！這一陣累得可真夠噲啊！趁下趟車還沒來，沒吃飯的快吃飯，吃了的就多歇一會兒，別誤了裝八點四十分的火車。”王強說罷，就上廁所小便去了。牛林坐在車把上歇着，嘴里嘟囔着：“哼！這一次累的夠噲，哪一次咱也沒輕快過。鬼子拿咱當牛使，王強哥还挺高興呢！”孫虎在一旁說：“要說王強哥哪一樣都是呱呱叫。不說別的，就說這幾樣吧：不扣伙計們的錢；不打人；不罵人；伙計們有了困難，他拿出錢來幫助。”羅春接着說：“王強哥沒有對不起咱們的事兒。這樣的頭兒，你哪里去找！”他們正在談論王強，忽然在車站的南邊“啪！啪！”響了兩槍。槍聲響過之後，大伙不由得一愣，一個個都扭過頭去往南邊看。大約有三五分鐘吧，只見從廁所後面過來兩個人，前面是王強，在他身後跟着一個粗壯大漢。他二人急急忙忙的往這邊走。等來到跟前才看清楚，原來那個人是彭亮。牛三一見彭亮，正要說話，王強沖牛三使了一下眼色，用低低的声音說道：“彭亮闖禍了，特務追上來了，快掩